

「天马」奔腾

王晓鹏

现在，人们都忌讳用“万马奔腾”一类泛滥于“大跃进”年代的词语来概括形势，但是近来，我却常常想到马，眼前时时浮现出那激人奋的一幕。

在伊犁开过了西部文艺研讨会，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，我们乘坐的车子在伊宁东南的巩乃斯河谷停下来。出车四望，满目翠绿，连山腰的青岚、山顶的白雪和碧空，似乎都染上了淡淡的绿色。双脚踏在绒乎乎软绵绵的草地上，不住地摇晃，飘逸，好象踏着风平浪静的大海，身体仿佛轻了许多，大有飘然飞升之感。野花也多极了，五颜六色满山川都是，使得无垠的大草原流溢着色彩。我们从口内去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扑向大地，有的坐，有的躺，有的干脆爬着，让面颊贴着花草，尽情地吮吸芳香。惹得山岗上的一大群哈萨克人，直望着我们发愣。

隐约间有“踏踏踏”铿锵而有节奏的声音传来。俯视图下，但见一团彩云贴地飞来，眨眼就到了近前。啊，原来是赛马，骑手都是十多岁的少年，也不备鞍辔，那各色马匹扬尾振鬣，飞蹄腾空，象流星一闪而过，转眼又消逝在绿茵里了。倏而又折转回来，从眼前划过。

我惊异地跳望着，耳畔那“踏踏踏”的节奏渐渐有了诗韵：天马呼啸着，象神龙飞奔而来。它腾越昆仑，跑遍了西域。雄鸡报晓时，它穿过了幽燕；太阳刚偏西，又在吴越吃水草。它那飞驰的速度呵，真象闪电一般。这是诗仙李白《天马歌》中的诗意，其中歌咏的“天马”就是我们眼前的伊犁马，传说是伊犁河的龙种变的。早在李白之前，公元前105年，它就以“天马”的美名载入了史册。那年，一千匹良马从伊犁河畔被献到汉都长安，这种马魁梧峻美，能征善战。汉武帝龙颜大喜，即兴赋《天马歌》，并应献马的乌孙国王请求，先后把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他，传为联盟和亲的历史佳话。悠悠两千载过去了，伊犁马的禀赋历久不衰，有了新的发展。这次的赛程长达20公里，跑得最快的才用了25分钟多一点，平均1000米才用76秒，而最大的挽力竟达8658

斤。在第一届全运会万米赛中，它把许多名马远远地甩在后头，荣获全国第一，曾被誉称为“北京红”。

这边正给赛马的优胜者颁奖，就见人丛中走出了两人两骑，那是一对盛装的青年男女。他们比肩并马，又说又笑地款款而去。大约是一对热恋的情侣吧，他们不耻于热闹的场合，找幽静的地方谈情说爱去了。不料走了老远一截，男的突然拔转马头，回马驹追不舍。两匹马如离弦之箭，四肢几乎与地面平行着飞驰。英姿勃勃的姑娘似乎怒了，高高地举着马鞭，直在男的头上挥舞。

“啊，吹啦！”谁在惊呼。

“哪里哟！这叫克孜库瓦力”，就是“姑娘追”，陪送我们的陕西老乡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宣传部长陈宏博哈哈大笑，介绍说，“去的路，小伙子可以任意逗趣，姑娘却不能生气，折返时就可以报复了，姑娘甚至可以鞭打他。不过许多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结成伉俪的。”怪不得只见

武松景阳岗一行，便被誉为“打虎英雄”，名声大噪。而同属天星地热的李逵连杀四虎，却无人为其立传颂功，何故也？报端载文为此鸣不平，甚而疾呼：“李逵也是打虎英雄！”大有追认之势。

唉！这位撰文老兄也真糊涂。你想，武松过岗前在个体酒店连饮十八碗“三碗不过岗”的名酒，尚能打虎，酒客岂不要砸酒家招牌？并骂老板：“做假广告！卖假名酒！”有关部门若再深以罚款，更要惹起人。故老板灵机一动，才大张旗鼓宣传“打虎英雄”。古时文人墨客常聚会豪饮，一传五，五传十，能不流芳百世？可惜当时尚无电视、广播，否则，“景阳岗名酒，补身强体，延年益寿”，并配以打虎之惊险录像，一出“誉满全球”的上乘广告足以击败当代的“强力啤”！

而李逵既有“贩私盐”前科，且老母被虎食

肖云儒还算可以，被马驮着一直前去，只是他左拉右扯，硬是拨不转马头，眼看落入绿茵里去了。我过去好赖骑过马，自我感觉驾驭自如，放马疾驰，只感到草原在荡漾，苍穹在跳动。那心情，真好象当了一忽儿成吉思汗，高举着马刀冲向敌阵……

正得意间，山岗上响起了沉闷的牛角号声，刁羊开始了。就见四五十个膘悍的骑手，呼啸着从高坡上飞腾而下，象磁铁吸引一样，猛地聚到一起，俯身去抢拾扔在地上的一只无头彩羊，你推我搡，乱做一团。继而又象急流中的旋涡，不停地流转，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。数不清的马蹄踏着大地，隆隆声震，伴着萧萧嘶鸣和骑手的呐喊，使你俨然置身于威武雄壮的占战场。

我自付参与其中，势必被滚下去，为乱马

（无人证），寻踪追至虎穴，连杀四口“珍稀动物”（见凶器指纹），不问他个“滥杀国宝”，拘拿归案，已算他造化！李逵又一无申报“打虎功绩表”盖上百六十枚印章，更无官府红头文件发至基层单位，村民野夫焉能知晓？！再说李逵不饮“景阳岗名酒”却喝廉价白烧，不慷慨解囊“赞助”，谁会给他传播美名？！

不提上述几条，他就有七大姑、八大姨等“关系网”也可转旋。无此优势，能不自认倒霉？还要追认李逵为“打虎英雄”？若九天有灵，黑旋风定会跳将起来：“俺上无父母，下无妻儿，图个啥？给俺子孙补发工资？再封个‘打虎协会’名誉会长头衔？好个李鬼，莫非又是你在坏我名声？哈哈，追认个甚！”

追认个甚

奚国良



本编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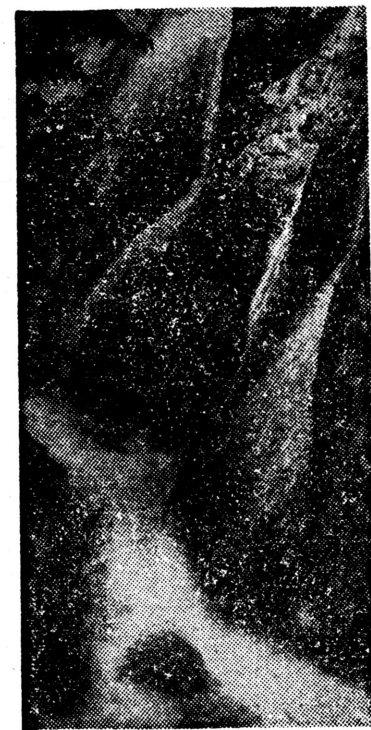
杨乾坤

趁机切入，抱住了彩羊的腰。马群便又凝聚在一起，象旋涡一样流转着……

这是力量和技巧的较量，智慧与意志的竞赛。时隔两年，那“踏踏踏”的马蹄声犹在我耳边回响。而且，当亿万人民象擎着尚方宝剑在十三大的报告时，我愈觉着那“踏踏踏”震动小小寰球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大，它回荡在西北，回荡在幽燕，回荡在吴越滇蜀……噢，它发自十亿人民的心中。

白水仓颉庙

杜有全



飞流直下

孟明春 摄

知轩辕黄帝陵者甚多，晓造字圣人墓的鲜少。笔者有幸，一睹为快，虽已月余，仍历历在目。

造字圣人仓颉墓在白水县城内，不知何年何月，何人在墓前建起了气势宏伟的庙宇。但从碑石上考察，可追溯到东汉延熹五年以前。庙周高垣厚墙，南北长而东西短，为一长方形，占地17亩。

庙内建筑宏丽轩敞。主体建筑有山门、东西戏楼、前殿、报厅、中殿、寝殿、钟鼓楼及东西厢房等。戏楼厅殿的彩绘壁画已剥落，但细看，那原作的逸丽风采依稀可见。

现存仓颉塑像黑白照片一张在殿中。照片上，仓颉神采飞扬，四目炯炯（传说仓颉是四只眼睛），大概是唐代塑造杰作。

查《县志》考碑文，知仓颉为上古黄帝时人，生于今白水县，享年一百一十一岁，曾任黄帝佐史。当时处于蒙昧年代，仓颉用祖传结绳记事，录记史实。大小结绳，形状各异，年久月深，难于辨识。有一次，黄帝与炎帝为边境纠纷谈判，仓颉从绳结上给皇帝提供的事实出了差错，使黄帝的谈判失误。仓颉羞愧，自动辞职，出游天下，遍访智士，寻求记

录史实的最简便、最准确、最易流传的办法。历时三年，大开眼界。回到故乡，仰观行星圆曲之态，俯察鱼龟、鸟羽、山川、掌指之势而创造了文字。

世传仓颉造书两卷，至隋代失于兵火。现庙中有块《仓颉造书》碑石，上面镌刻二十八个字，传说是仓颉手笔。字形曲曲弯弯，状如蝌蚪，故古人称之为蝌蚪文。

庙内四十余株参天古柏，更使人叹为观止。这些古柏冠盖蔽日，虬枝盘旋、枝叶交错，构成了一幅硕大的空中图案。中有一株名叫“奎星点元柏”，传说是当年仓颉亲手所栽。此柏和黄帝的轩辕柏均为史前树。

仓颉墓呈圆锥形，周长四十八米，高四点五米，外设六角形砖砌花墙，东西各有一门。墓东门一幅对联写道：“画卦再开文字祖，结绳新创鸟虫书”。意思是仓颉继承伏羲氏画八卦而创造了文字。西门对联是：“雨粟当年感天帝，同文永世祀桥陵”。说仓颉造字，感动了天帝，为酬劳仓颉而降了一场谷子雨，仓颉的陵墓和创造的文字永世祀着桥山的黄帝陵，可见仓颉的不朽。

从兰州挤上乌鲁木齐开往西安的快车，天已大黑。

严重超员，过道都塞得死满。旅客大半是男性，这大半的男性又大半抽烟，还有更多的人喜欢脱鞋，再没有比“乌烟瘴气”更确切的形容了。

然而，别以为大家都苦不堪言，我挤上的11号车厢便是笑语喧哗。那是两个哈萨克青年在用汉语划拳——是那种鸡、虫、杠子、老虎循环相克的低级划法。他们把“老虎”、“杠子”的重音落在后一个字上，喊虫时又伴以浓重的鼻音，便有了大大异于汉语的韵味。他们由老虎演变出狼，演变出野猪；由杠子演变出刀子、枪，后来更发展成大炮、导弹。输者不喝，赢家硬灌，用那特殊的语调吵闹打诨，弄出许多让人捧腹的噱头来。

整个车厢的旅客全被他俩吸引了，如众星捧月地往这边凑，远处的全攀上了座椅，或叫好，或鼓掌，嚷成了一片。要数哈萨克青年身边的那几位汉族大哥最得意，他们带头起哄，抢在别人前边发笑，似乎能坐在这两个风头人物跟前乃是莫大的荣幸，身价也突增了许多。他们不停地向两个青年敬烟，不停

一四四列车之夜

易铭

地递茶，还取烟起来训斥那些过往的拥挤者。怪得很，人们也全买茶，拥挤中这儿便显得很宽敞，宽大到两个人可以躺下来划拳大酒。女列车员从这儿经过，两个人也敢普普通通地用那特殊的语调唱：妈妈你别管，我要娶个列车员，列车员，真有钱……奇怪的是那些平时十分严厉的列车员此刻也充耳不闻，只顾径自而去。旅客们更会发疯地吆喝起来。

我在新疆生活过将近十年，对这种被称为“白克儿话”的哈调汉语是相当熟悉的。我发现这两个青年说得并不地道，再细看这两人长相，决非地道的哈萨克，便留心起来。他们喜欢同周围的人拉扯，车到一站必要下去买东西，越是拥挤越要下去。很快我便看出了他们的手脚。

车到宝鸡，这两个声称要去西安的“哈族”青年突然决定下车，大家好一番欢送。车开之后，周围那几个汉族大哥才先后发现钱包丢了，便更是一场热闹的闹剧。

见了异类便自觉矮了三分，一有热闹便忘乎所以。我突然联想到不少有地位有身份人，仅仅因为对方能撒几句滑稽便被骗走成千上万的资金，这是何种心理呢？

呜呼，我的龙的传人。